

各國興亡小史

八種

新會梁啓超任公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飲冰室專集

波蘭滅亡記

吾聞之波蘭之再亡於俄也。俄人窮治倡義之黨。凡迹涉疑似稍損其謀者。皆解往西伯利亞及喀喀蘇山。勒令充兵。遷波人三萬至靡喀蘇。開墾荒蕪。無許隨帶眷屬。其人皆權爵紳富。及爲士者。檻車疊繫。相屬於道。如驅羊犬。田產沒於異族。妻子夷爲奴。勾一千八百三十年三月。俄王諭波人。自七歲以上。凡窮困及無父母者。徙置邊地。初則夜拘幼孩。繼則白晝劫奪。其年五月十七日。有長車一隊。內置孩提無數。將解往西伯利亞。展輪之際。其父母號哭攀援。願與偕行。軍士怒。毆傷踏地。或入車下。甘爲輪蹄蹂躪。血肉狼籍。闕衢溢軌。孩童途中。僅食粗饘。有病卽棄置於路。既斃。其饘尙在其側。乃至禁士民言語。用波土音。令悉從俄人方言。書院學塾。咸習俄文。時有士子及少年。潛聚偉埒那。用波土音問答。爲邏者所執。遂科重罪。嗚呼。國之不競。而受人縛。其荼毒之苦。豈可言哉。豈可言哉。波蘭當一千六七百年間。固歐洲之雄國也。既而內政不修。君民上下。習於疲軟。在官諸臣。貪惰失職。民亂毛起。不能自救。公私困窮。日甚一日。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。俄命甘斯臨爲駐波公使。大出金帛。以賂波人。於是波廷諸臣。皆有倚俄之心。甚至百姓欲爲俄民者過半。是年十月。波王卒。俄遂以兵強立所愛爲波王。復與布立密約。有波蘭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。王死則令百姓公舉。如有擅立。吾兩國共廢之等語。六十五年。波國民亂。乞兵於俄。以遏寇虐。俄兵乘勢入波。焚戮甚慘。是時波蘭孱弱已極。廷臣皆俄所命。所以波百姓尙多固

結陰以賄結其豪，使各相搗貳。波廷懲兵亂之事，下令凡士民聚會，講論政學者皆禁之。民氣益衰。一千七百七十二年，俄奧布共立約，分波蘭地。俄得一萬九千八百方里，奧得一萬三千五百方里，布得六千三百方里。強使波王上書，獻地求和，所餘之地僅四萬二千方里而已。土耳其特倡義師，過強扶弱，旋爲俄所敗。歐洲諸國皆懼俄威，惴惴自保，無復有過問波事者。一千七百八十九年，俄與布廷私議，欲盡滅波蘭，免至遭民蠢動。九十三年，率兵八萬壓波境。波弁哥斯基爲鎮起義拒俄，不克，遁至意大利。九十五年，俄奧布再分波蘭地，逼令波王遜位。許歲給銀二十萬，以資食用。官欠債項悉爲代償。波蘭遂亡。及亞歷山德卽俄王位，噢咻波民，疊沛恩施。視俄人有加。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，親至波蘭，開議院，諭於衆曰：爾國先世本有議部，今所以復設者，因爾民智慧能識大體，故以此權相畀。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例，奈粗忽愚頑，不敢遽授以柄也。波人悅其言，深相信愛。時俄以柴洪石爲波蘭總督，監理國政。而王弟君士但丁公爲大將軍，鎮守其地。間一歲再聚議。波人訴曰：吾等徒列議會，而權不少假。惟大將軍總督之命是從，是受欺於王也。不省。又廢波人新聞紙館，無許印售。波民之充兵者亦皆散歸。波蘭全土既歸三國版圖，及拿破侖起於法，嘗許波人自立，稱華沙侯。拿破侖敗，各國大會於維也納，議定爲王國，以俄帝兼之。其後波民屢懷再造。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，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六十五年，兩次倡義，血戰頻年。或以將帥失機，或以軍民不習，或以衆寡懸殊，卒被強俄摧陷廓清。廢波蘭總督爲聖彼得堡直隸，波蘭再亡。

論曰：俄之鯨吞蠶食諸國，以自廣大。雖由兵力，抑亦有權謀焉。或尊其教門以誘之，或結爲婚姻以伺之，或通其權貴以脅之，以此道壟人國者，匪一姓矣。波蘭既內政不修，積弱滋甚，家有狐鼠，乃欲倚虎狼以自壯，乃至擇肉

以食始相顧失色。無可爲計。謚爲至愚。不亦宜哉。大地兵氣日結日深。好仁之士。倡爲公法學。冀以大義遏強暴。扶弱微。余觀俄布奧三國。結無道之約。出無名之師。闕然取二十四萬里之地。而瓜分之。諸國袖手。莫敢誰何。烏觀所謂公法者乎。不圖自強而欲庇大國之宇下。藉他人之保護。嗚呼。則足以速其亡而已。今夫鄰俄之國。若瑞典。若丹麥。其地其民。未有以逾於波蘭。而至今歸然尙存。然則波蘭者。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。